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四

宋

真宗皇帝

庚申 天禧四年春正月以曹瑋簽書樞密院事

瑋沈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熟知羌情以

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懷邊人羌戎畏愛

之

二月帝有疾不視朝

三月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景靈宫使向敏中卒諡文簡

敏中端厚沈毅識大體時以重德目之

夏四月有兩月並見西南

六月寇準罷

時帝得風疾事多決于皇后寇準李迪以為憂一日

準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傅

以神器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不

寇準密贊大計自當慎之又慎東宮監國事出非常止宜詔自朝廷豈可由羣臣陳請準因周懷政之告而始有此議又預令人草表己屬害成況復被酒漏言尤為粗疏無術其遭譴去位不得謂非自取也至真宗以家國大事謀及宦官幾至釀成禍

可以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即日上體平朝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謂因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為太子太傅封萊國公

秋七月以李迪丁謂同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

迪時兼太子賓客制下固辭帝不允會皇太子見帝拜曰陛下用賓客為相敢謝帝顧謂迪曰尚可辭邪

亂亦豈得辭姑
事不職之咎哉

迪乃受命

貶寇準知相州

帝始得疾自疑不起嘗卧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謂等因疏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奉帝為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勲字寶臣薊州人等以其謀告謂謂即微服夜乘犢車挾崇勲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

詔命曹瑋訊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為太常卿知相州詔罷翰林學士盛度字公量餘杭人樞密直學士王曙字晦叔河南人準之婿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之準之貶也帝命與小州謂輒云與遠小州迪言向者聖旨無遠字二人忿爭蓋始此

八月貶寇準為道州司馬

時遣使捕朱能能擁衆叛未幾衆潰自殺準坐是再

貶道州既至晨具朝服如常時對賓客言笑若初無

廊廟之貴者自罷相三絀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

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凖羣臣畏謂咸莫敢對

九月帝疾瘳

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翌日謂復留視事罷翰林學士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

丁謂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

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

自安計邪會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為不可謂又欲引林特為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既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尚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入對長春殿内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罔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凖無事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為

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謂知河南府明日謂入謝帝詰所爭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迪詈臣爾願復留遂自出傳口詔復入中書視事時劉筠已草迪謂同罷制既而謂復留命草制筠不奉詔乃更召學士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草之筠自院出遇殊殊皇愧側面不敢與揖謂既復位益擅權專恣筠曰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力請補外遂知廬州筠初為億所識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

詔太子參議朝政

詔自今軍國大事取旨如故餘皆委皇太子同宰相樞密等參議施行太子固讓不允遂開資善堂親政皇后裁決于內而丁謂用事中外以為憂王曾謂錢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后若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則劉氏安矣惟演乘間言之后深納之

辛酉 五年秋七月甲戌朔日食

九月吐番嘉勒斯賚降

冬十月貶王欽若為司農卿分司南京

欽若判河南有疾表乞就醫京師丁謂使人紿之曰

上甚思一見君也欽若信之即輿疾至京謂因言欽

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就第按問欽若惶恐

伏罪故貶

壬戌乾興元年春二月羣臣上帝尊號

帝崩遺詔皇后權處分軍國事太子禎即位是為仁宗尊皇

仁宗即位年已十三不為幼矣使得公正大臣輔政則朝廷可業清明母后臨朝無益于君德而有損于國是特會壬之徒計圖依附擅專耳王曾既稱正色立朝時倚為重何不于受遺時力陳利害沮處分軍國之詔以

后為皇太后敕

王曾奉遺詔入殿廬草制命皇后權處分軍國事輔太子聽政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謂遂止太子即位年十三矣尊皇后為皇太后淑妃楊氏為皇太妃兩府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帝右垂簾聽政謂欲擅權不欲同列與聞機

圖探本澄源而僅爭區權字議定垂簾爲茍安計耶

準之貶尚由不密失身迪則無

政潛結入內押班雷允恭開封人密請太后降手書云
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
則令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
歸宦官禍端兆矣于是允恭恃勢專恣而謂權傾中
外衆莫敢抗獨曾正色立朝時倚為重
夏四月貶寇準為雷州司戶參軍李迪為衡州團練副
使
真宗臨崩惟言寇準李迪可託丁謂怨準而太后憾

罪而亦被逐莊獻以私怨遂退大臣豈所以昭大公無我之度況以朋黨誣連則更過矣丁謂諸生記事云云不顧清議小人而無忌憚又何責焉

迪嘗諫立已事具前遂誣以朋黨貶之連坐者甚衆曹瑋亦謫知萊州初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蓋曾嘗以第舍假準曾遂不復爭學士呈制草謂改曰當醜徒干紀之懲屬先帝違豫之初惟此震驚遂致沈劇且使人迫迪行或語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謂必欲令二人死遣中使齎敕就賜以錦囊貯劍揭于馬前示將誅戮狀至道州衆皆皇恐不知所為準方與郡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敕準拜于庭升階復宴至暮乃還

六月契丹遣使來弔祭

契丹主聞真宗崩集蕃漢大臣舉哀遣耶律僧隱等

来弔祭置真宗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詔諸州
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真宗諱者悉改之
内侍雷允恭伏誅丁謂任中正免
謂為山陵使允恭為都監判司天監邢中和言于允
恭曰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王墳但恐
下有石與水耳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
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動經日月恐不及七
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馬入見太后言

丁謂當仁宗初立恃有垂簾之

之允恭素貴横人不敢違即改穿上穴乃入白太后曰此大事何輕易如此允恭曰使先帝宜子孫何為不可太后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否允恭出與謂言謂唯唯允恭入奏山陵使亦無異議遂命夏守恩字君殊并州榆次人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繼之以水衆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内侍毛昌達自陵下還以其事聞詔問謂謂始請遣使按視既而咸請復用舊地乃詔馮拯

事交通內侍植黨攬權幾于升墜朝紀其罪惡較前更著章而莊獻察其奸欺即明正其誅復何足惜馮拯力為營救所謂生平嚴正者安在矣云恐駭天下耳目尤為謬矣謂之罪世所共知誠能誅之天下必剛新政而稱快何駭人聽觀之有且拯已

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復視曾還請獨對因言
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于絕地太后大驚怒甚
欲併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新帝即位亟誅大
臣駭天下耳目后怒稍解遂止誅允恭等二日太后
名宰相諭曰丁謂為宰相乃與宦官交通謂前附允
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定議故皆可之且嘗奉先帝
陵寢而擅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對曰自先帝登遐
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敢辨虛

自稱莫敢辨虛實則平日之委蛇依違亦可概見矣

實賴聖神察其姦此宗社之福也任中正獨進曰謂
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
罪宗廟尚可議邪乃降授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并
罷中正出知鄆州故事黜宰相皆降制時欲亟行止
召舍人草詞仍榜朝堂宣諭天下以極為山陵使
秋七月甲子朔日食幾盡
以王曾同平章事呂夷簡魯宗道參知政事錢惟演為
樞密使

曾方嚴持重每進見言利害事審而中理多所拔薦尤惡僥倖帝嘗問曾曰比臣僚請對多求進者曾對曰惟陛下抑奔競崇恬靜庶幾有難進易退之人矣初真宗封岱祀汾兩過洛陽皆幸呂蒙正第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不足用姪夷簡宰相材也夷簡由是進用累擢知開封府嚴辨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任之不果宗道嘗為右正言論列無所畏避真宗書殿壁曰曾直蓋思念之也

丁謂有罪貶崖州司戸參軍

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謂家謂敗逮繫德妙内侍鞫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為不過巫事不若托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于是即謂家設神像夜醮于園中雷允恭數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入内紿言出其家山洞中仍教云上即問若所事何知為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語涉

妖誕遂貶謂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謂赴崖州道出雷州寇準使人以一烝羊逆諸境上謂欲見準準固辭之準聞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候謂行遠乃已謂機敏有智謀險狡過人及居崖州專事浮屠因果之說家寓西京嘗為書自咎責敘國恩戒家人無輒怨望遣人致于洛守劉燿卿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燿卿會衆僚時達之燿卿得書不敢私即以上聞太后與帝見之感惻遂徙雷州亦出于端學也　劉燿卿洛陽人

八月太后同御承明殿聽政

冬十月葬永定陵在鞏縣永昌陵北以天書殉

史臣以天書殉葬為是　續綱目

後明則以為非且謂當辨其偽焚其書誅其人夫天書妄誕本不足信事後止宜置諸不論不議而已若而投畀炎火且又追戮奸邪豈非彰真宗之過于俎落之後而究無補政化之得失哉

史臣曰真宗英悟之主其初踐位相臣李沆屢奏災異以杜其侈心蓋有所見及澶淵既盟封禪事故祥瑞沓臻天書屢降一國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仁宗以天書殉葬山陵賢哉

十一月錢惟演罷

初惟演見丁謂當國權勢薰灼因附之與為昏姻寇準之斥惟演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削去準姓氏云逆準不書御史中丞蔡齊字子思萊州膠水人言于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為奸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謂得罪惟演慮將及己因擠謂以自解

馮極以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以廢祖宗之法請罷之乃以保大節度使知河陽府踰年入朝意圖執政御史鞫詠字詠之開封人上疏論之太后遣內使持奏示惟演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右司監劉隨字仲豸開封考城人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始亟去惟演出于勳貴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于書無所不讀尤喜獎勵後進嘗曰吾生平不足者惟不得于黃紙上押字耳故切切求入中書為時議所鄙

吐蕃李立遵来附

給兖州學田

判國子監孫奭上言知兖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贍之然常不給乞給田十頃為學糧從之諸州給學田始此

帝初御經筵

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西閣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字道宗廣州人講論語初詔雙

茶法三說貼射
終北宋世凡再
三更萬時率以
貼射為便然亦
有以見錢徒致
京師入少出多
為患者而劉敞
歐陽修則極論

日御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或
左右瞻矚及容體不正輒即拱立不講帝為竦然改
聽

仁宗皇帝

癸亥天聖元年春正月立計置司罷榷茶鹽行貼射見錢
法

時承平既久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上下困于財三司
使李諮字仲詢新喻人請省浮費鹽鐵判官俞獻卿字諫臣歙人

均賦納錢之害以此知弊由法生非在經理之善與不善所謂有治人無治法耳斛覽耗課又何獨不然

亦言天下穀帛日耗稻禾未生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天禧以來日甚一日宜與大臣議捄正之上納其言乃立計置司以張士遜（字順之陰城人）呂夷簡魯道宗領之首考茶法利害初陝西河北商人入芻糧者（雍熙後用兵多募商人入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為其直取市價而厚增之）榷貨務（宋榷茶之制擇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為軍曰蘄州之蘄口為榷貨務六）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及香藥犀象謂之三說（讀作兌）及其既敝利歸商賈（入芻糧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急于售錢得券即轉

鬻茶商茶商以券取茶收蓄貿易以射厚利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償物之估日高茶之價日賤故券多滯積由是邊備日蹙入芻糧者以利薄不趨茶法大壞至是諮等較歳入登耗上言淮南十三場蘄州曰王祺石橋洗馬黄梅黄州曰麻城廬州曰王同舒州曰太湖羅源壽州曰霍山麻步開順口光州曰商城子安茶歳課五十萬緡天禧五年纔及二十三萬緡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實錢十三萬緡除九萬緡為本錢歳纔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廪給雜費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請

罷三說以十三場本息併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户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以物為質曰貼指物而取曰射給券為質而指取其茶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商人入芻糧塞下者隨所有實估度地理遠近量增其直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以實錢入粟以實錢售茶二者不得相為輕重諧

等又以乾興中解池鹽入錢京師歲二十三萬緡視天禧三年數損十四萬請令入中之言仲反猶注也並邊芻粟上皆從之諮法既行商人失厚利怨謗蜂起會孫奭等亦言其煩擾于是罷貼射法官仍給本錢市茶商人入錢售之茶法復壞其解鹽亦詔入錢京師隨商人所便諮改知洪州尋奪職事在三年

三月行崇天歴

司天監張奎運所造

秋九月馮拯罷

拯氣貌嚴重而乏風節丁謂不誅實拯營救力也平居自奉多侈靡外示儉陋人不能知至是以疾罷未幾卒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欽若再相以帝初臨政謂百官敘進皆有常法為圖以獻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真宗朝矣

閏月故相寇準卒于雷州後復官賜謚忠愍

初太宗得通天犀犀角紋有白理如綫夜視有光者名通天犀亦曰夜明犀命工

為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病遣人取自洛中既至沐浴具朝服束帶北面再拜就榻而卒詔許歸葬西京道出公安人皆路祭挿竹焚紙踰月枯竹盡生筍衆因為立廟號竹林寇公祠　公安蜀漢縣注見前今縣東北有寇萊公祠

冬十一月禁巫覡邪術

先是洪州俗尚鬼多巫覡惑民凡巳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得知州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索部中幾二千家勒令還農毀其淫祠以聞詔江浙荆湖閩廣凡挾邪

自張詠立交子法而會關引鈔屢易明目弊至不可究詰詠之為此特因救一時鐵錢之失非欲經久通行致尤者不原其立制本意圖法變因之窒礙則拘泥不達事體之過也泉貨貴于流通豈可使他

術害人者悉禁絶之

置益州交子（做于唐之飛錢以楮為之其後關子會子錢引及鈔畧同此）務

初張詠知益州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謂之交子使富民主之後富民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字希稷河東人）張若谷（字德繇南劍州沙縣人）請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禁私造者帝從其議立務于益州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緡為額（自是

物探其盈絀况後世以銀為弊輕貴易致又安取此滯闇朽爛之物耶

以後始以楮代銅交子代錢限年以為界而交易之

甲子二年夏五月丁亥朔司天監奏日食不應

中書奉表稱賀

秋八月帝臨國子監謁孔子

冬十一月立皇后郭氏平盧節度使崇之女孫

時張美人河南永安人石州推官堯封之女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疎

乙丑三年夏五月帝幸御莊觀刈麥考宋史仁宗紀是年書觀刈麥皇祐元年

則不書續綱目皇祐元年書幸後苑觀刈麥而此則不書今依宋史為據而已續綱目所載附注于此

閔民舍機杼聲賜織婦茶帛帝復于後苑作寶岐殿歲觀刈麥謂輔臣曰朕作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冬十一月王欽若死

欽若既死後帝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所為真奸邪也王曾對曰誠如聖諭

十二月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張旻為樞密使

太后微時嘗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德之故自河陽

召還長樞府樞密副使晏殊言旻無勲勞徒以恩幸被寵天下已有非才之議奈何復用為樞密使也后不悅旻尋更名者

丙寅四年夏五月契丹伐回鶻圍甘州兵敗而還

先是契丹伐鶻入甘州降其王耶剌里里既而又破肅州盡俘其民修土隗口故城在今肅州西北以實之至是契丹將蕭惠字伯仁阿古只五世孫復圍甘州不克由是阻卜諸部皆叛契丹兵將多敗死

曾之解鼓妖之貳辯河決之訛雖云持以鎮靜而流言息人心安然以理論之此立朝之人盡所宜知初不必待識力過人者而後辨此也至聞水作放朝堅執不退并請見陳謨則當時君

六月大水

京師大雨平地水數尺壞民舍壓死數百人京東西及河北江淮以南皆大水帝避殿減膳肆赦蠲民租撫流民方水之作也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皆愧服焉 時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民間妖言不足慮也已而果然

若臣之度量亦大半可見矣

冬十月甲戌朔日食

丁卯五年春正月朔帝率羣臣朝太后于會慶殿

先是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曾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帝不從

晏殊罷以夏竦為樞密副使

殊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擊之折齒為御史所論出知宣州尋改應天自五代以来

天下學校廢壞殊始興建為諸州倡且延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以教生徒仲俺敦尚風節每感激論天下事殊深器之竦明敏博學文章典雅材術過人但急于進取喜交結任數傾側世以奸邪目之

夏五月楚王元佐卒

秋九月以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為御史中丞

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琳上疏請罷諸土木營造蠲被災郡縣逋租帝嘉納之未幾除知

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殺人貸其妻子使以病告蒙正聯姻太后家琳察其詞色異令有司驗之得狀太后因琳對諭之曰齊雄非殺人者乃其奴捶之琳曰奴無自專理且使令與已犯同太后默然卒論如法

戊辰六年春二月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卒謚文節知白為相慎名器抑僥倖每以盛滿為戒雖貴顯清約如寒士及是卒帝為罷上巳宴

三月丙申朔日食

以張士遜同平章事姜遵字從式淄州長山人范雍字伯純河南人為樞

密副使

士遜之相曹利用薦之也

夏五趙德明使其子元昊小字嵬理夏國語謂惜為嵬富貴為理襲回鶻

甘州取之

元昊性雄毅多大畧善繪畫能創製物始圓面高凖

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德明雖臣事中國及契丹然

于本國則稱皇至是以元昊襲破回鶻奪甘州遂立

為皇太子元昊事始此

秋七月江南河北水據宋史及東都事畧是年大水並在七月亦不及兩浙今改正

江寧府揚真潤州江水溢詔遣使安撫賑恤河北大水九月遣近臣十七人廵行免水災州軍秋税

己巳七年春正月曹利用罷

時太后臨朝中人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用以勲舊自處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與左右多怨之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鞓左右指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

何敢爾邪太后頷之會利用從子汭為趙州兵馬監押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事聞汭杖死內侍羅崇勳與利用有隙先是崇勳得罪太后使利用戒之利用去其冠幘詬詈良久請併罷利用后問諸執政衆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后大怒王曾復為力解后曰卿嘗言利用彊橫今何解也曾曰利用素恃恩故嘗以理折之今加之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后意少釋乃罷為千牛衛將軍知隨州

二月參知政事魯宗道卒 諡簡肅

宗道剛正嫉惡遇事敢言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及卒太后臨奠之

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后嘗問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有小臣方仲弓請立劉氏七廟后問諸輔臣衆不敢對宗道獨進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乃止后嘗與帝同幸慈孝寺欲乘輦先行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后遽命輦後乘輿

張士遜罷

先是曹利用憑寵自恣士遜為相依違其間時人目

之為和皷及是利用既斥士遜遂罷

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字希元堯叟之弟為樞密副使

初奎知開封府時真宗數宴大臣至有沾醉者奎諫曰今天下誠無事然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失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是入謝帝曰先帝嘗以卿可大任今用卿先帝意也他日帝諭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對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下然也因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以開帝然之

安置曹利用于房州至襄陽自殺

利用復坐私貸官錢再貶官者多惡利用必欲致之死以快志內侍楊懷敏送之至襄陽驛以語侵之利用遂投繯而死利用性悍梗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因緣以進者故及于禍然居位忠藎有守終始不屈死非其罪閫者冤之

復制舉諸科

自祥符罷制舉至是帝詔復置六科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增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

者又置高蹈邱園沈淪草澤茂材異等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畧智勇之士

三月給契丹流民田

契丹饑流民至境上帝曰皆吾赤子也詔給以唐鄧州閑田仍令所過給食

夏六月玉清昭應宮災罷王曾知青州續綱目作兖州今據宋史及東都事畧改正

丁未夜大雨震電宮内火起至曉宮室盡燬詔繫守

輔臣宮觀使名實非正道蓋自真宗崇奉天書始仿唐時太清宮使而置本不當於政經仁宗

衛者于御史獄太后泣對大臣曰先帝竭力成此宮一夕延燎幾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爾何以稱遺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中丞王曙亦言是宮之建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司諫范諷（字補之齊州人）復言此天之戒告不當置獄窮治太后與帝感悟遂減守衛者罪乃下詔不

因災罷之可為得體迨政和中復建神霄玉清萬壽等宮紛紛置使終宋之世遂以為優禮大臣之典拜命者雖賢不免腆顏受之習俗移人乃至是哉

復繕修以二殿為萬壽觀罷諸宮觀使初太后受册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及長寧節上壽又執不可皆供帳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多裁抑之太后滋不悅至是曾以首相罷知青州

秋八月丁亥朔日食

契丹詳穩大延琳據遼陽反冬十月契丹將蕭孝穆（小字胡獨堇阿古只五世孫）討之

遼東自神册中附契丹無榷酤鹽麴之法馮延休韓

紹勲延徽孫相繼為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荐饑戶部副使王嘉獻計造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艱險多至覆没鞭撲搒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琳因之為變遂囚留守蕭孝先字延寧孝穆弟及其妻南陽公主殺紹勲嘉以快衆情僭號興遼改元天慶副留守王道平踰城走告變契丹主徵諸道兵命南京留守蕭孝穆為都統以討之賊兵屢敗延琳嬰故城守明年賊將楊詳世夜開門納軍遂

同御大安受朝拜之于禮誠不合仲淹論之是也䟽請還政尤能持大義而據忠直可謂不負所學至以率百官上壽會寧為

擒延琳

京師地震

十一月出祕閣校理范仲淹通判河中

時帝每以歲旦冬至率百官上太后壽于會寧殿遂同御大安殿以受朝祕閣校理范仲淹上䟽曰天子奉親于內自有家人禮今顧與百官同列北面而朝虧君體損主威非所以垂法後世也䟽入不報晏殊初薦仲淹為館職聞之大懼召仲淹至詰以狂率邀

虧君體損主威所言殊為矯枉過正天子合天下以隆尊養躬率羣臣東朝拜舉正所以備儀教孝為世法程又何同列北面之嫌乎

名且將累薦者仲淹正色抗言曰仲淹謬辱公薦每懼不稱為知己羞不意今日反以忠直獲罪門下殊不能答既而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乞外補出為河中府通判

庚午 八年秋八月復解鹽通商法

上書者言榷解鹽官得利微而民困于轉輸詔翰林學士盛度等議更其制度上通商五利伐木造船輦運疲勞今去其一也陸運貧人懼役連歲逃匿今悉罷二也船運有沈溺之患綱吏侵盜雜以沙石今皆得食真鹽

三也錢帑欲使流通令歲得商人出緡錢六十餘萬助經費四也歲減鹽官兵卒畦夫傭作之給五也

乃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榷法聽商人入錢若金銀于京師榷貨務受兩池鹽自是商賈流行而官課損矣

九月姜遵卒以趙稹字表微宣城人為樞密副使

時政出宫掖稹厚結劉美家婢以干進用命未下有馳告者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聞者以為笑談

辛未九年夏六月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真立其母蕭訥木

謹阿古只五世孫治國事

宗真宮人訥木謹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已出宗真立訥木謹自立為皇太后聽政宗真改元景福號隆緒曰聖宗初隆緒疾革訥木謹詈皇后曰老物之寵亦有既邪及隆緒卒左右希其風旨誣齊天后弟謀逆令鞫治之辭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為太后今不果何反罪之訥木謹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

亦無能為也訥木謹不從遷之上京

秋七月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世孫等使契丹

契丹來告哀帝遣道輔及王隨字子正河南人等充賀册及

弔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

王為戲道輔艴然徑出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

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

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至是再使

契丹益加禮重

夷簡相業一無足稱惟議宸妃飾終之禮思深慮遠所全甚多而持論不激不隨尤得大體斷

冬十月罷翰林學士宋綬字公垂趙州平棘人

時太后專政而帝未始獨對羣臣綬請令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太后意出知應天府

壬申 明道元年春二月真宗宸妃李氏薨

李氏實生帝太后既取帝為己子與楊太妃保護之李氏默然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以是帝雖春秋長不自知為李氏出也至是

人者瑕不掩瑜襃其一善正所以懲其他過惡耳

疾革乃自順容進位宸妃薨太后欲以宮人禮治喪于外呂夷簡奏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復獨立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云云何也夷簡對曰臣待罪宰相事無內外皆當預也后怒曰相公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后悟乃以一品禮殯于洪福院夷簡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異時勿謂夷簡不道及也崇勳懼

馳告太后乃許之

三月契丹蕭訥木謹弑其主母蕭氏

訥木謹慮宗真懐齊天后鞠育之恩因其蒐于雪林

遣人馳至臨潢賜后死后曰我實無辜天下共知待

我浴而後就死使者退比反則后已死矣

秋七月宮中火詔羣臣言闕失

大内火延及八殿帝移御延福宮百官晨朝而宮門

不啟輔臣請對帝御拱宸門追班百官拜樓下吕夷

簡不拜帝使人問其故曰宮中有變羣臣願一見清光上舉簾見之乃拜有司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御史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有司乃欲歸咎宮人是重天譴也時促開封府具獄程琳命工圖火所經處辨其誣伏者且言此殆天災不可以罪人遂罷獄詔羣臣直言闕失大赦殿中丞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秘書丞劉越字子長太名人皆請太后還政以答天譴不報

冬十一月夏王趙德明卒子元昊嗣

是歲封德明為夏王未幾卒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遣楊吉授元昊三使節度觀察處置押蕃落使及封西平王契丹亦遣使冊元昊為夏國王初元昊數諫其父勿臣宋德明輒戒之曰吾用兵久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霸王耳何錦綺為既襲封明號令以兵法勒諸部自號嵬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

倣中國置文武班立蕃漢書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使
以下皆分命蕃漢人為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
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而飲割鮮
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因避父諱改明道為顯道
稱于國中

癸酉

二年春二月彗星見于東北
光芒長二尺司天言含譽星注見前見然觀者皆以為
彗

太后有事于太廟

太后欲被服天子衮冕以享太廟薛奎力諫且曰必

御此若何為拜后不聽服儀天冠衮衣初獻皇太妃

亞獻皇后終獻禮畢羣臣上太后尊號

帝耕耤田

命宰相張士遜明道元年二月復相撰謁太廟及躬耕耤田記

檢討宋祁字子京安陵人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法乃止撰

耤田記

莊獻不嘗問魯宗道以武后何如主乎且欲立劉氏七廟祔天

三月皇太后劉氏崩謚曰莊獻明肅尊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帝始親政

后稱制十一年雖政出宮闈而號令嚴明恩威加天下左右近習少習假借宮掖間未嘗妄改作內外賜予有節賜族人御食必易以銅器曰上方器物勿使入吾家也三司使程琳獻武后臨朝圖后擲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漕使劉綽河中虞鄉人還京西言在庾有出賸糧千餘斛乞付三司后問曰卿識王曾張

乎衮冕皆何為者至進外家任官者猶其過之小者耳獨于程琳之獻圖乃擲地詆之豈真乃心未室蓋亦知彼時勢尚有不能而已史臣遂有過舉之譏蓋必出於曾受其惠者之口

知白呂夷簡魯宗道乎此四人者豈因獻羡餘進哉晚年稍進外家而任官者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由此勢傾中外至是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薛奎曰其在衮冕也服之豈可見先帝于地下帝悟遂以后服斂舊制后皆二謚稱制加四謚自此始太后遺誥尊太妃為皇太后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百僚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追班而入白執政曰上春長

長習知天下情偽今宜躬攬朝政豈可使女后相踵稱制乎殿中侍御史龐籍（字醇之單州武城人）請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焚之乃止尊太妃為皇太后而削去同議軍國事之語帝始親政罷創修寺觀裁抑僥倖召宋綬范仲淹而黜内侍羅崇勳等中外大悅（劉太后愛帝如已出）帝亦盡孝故始終無毫髮閒隙及帝親庶務言者多追訐太后時事范仲淹言于帝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者十年今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帝曰此亦朕所不忍聞也遂下詔戒飭中外毋得輒言皇太后垂簾日事

夷簡本非正人但廢后一事不得歸罪于彼以為修報復也欸閣后而批及帝為有罪為無罪耶使無其事夷簡用計傾之則不容誅矣其詳見於廢后事

夏四月呂夷簡張耆夏竦陳堯佐范雍趙稹晏殊罷

夷簡疏陳八事（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語甚切至帝因與謀以張耆等皆附太后欲悉罷之夷簡以為然帝退以語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制下夷簡方押班聞唱名大駭不知其故因令素所厚内侍都知閻文應（開封人）詗之乃知事由郭后也于是深憾后思有以傾之

以李迪同平章事王隨參知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王德用僉事樞密院事

迪自太后崩名還未幾復相德用初為殿前都虞候有求太后内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德用卒不奉詔至是帝閱太后閤中得德用所奏事奇之以為可大用遂拜僉樞

追尊母宸妃李氏為皇太后諡莊懿

左右有為帝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者

帝號慟累日下詔自責追尊為皇太后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六月甲午朔日食

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

時歲大旱蝗食草木幾盡范仲淹請遣使循行未報因請間曰宫掖中半日不食當何如帝惻然乃命陳執中字昭譽恕之子安撫京東仲淹安撫江淮時初置端明殿學士以命

宋綬綬上言帝王御天下在總攬威柄陛下躬覽萬幾內外延首望治而賞罰號令未過於前日傾者恩出太后而今又出大臣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寖長有蠹邦政太宗嘗曰國家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若姦邪共濟為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曰唐朝朋黨尤甚以致王室卑弱願陛下思祖宗訓戒念王業艱難整齊紀綱正在今日又言馭下之道有三臨事貴守當機貴斷兆謀貴密能守則姦無由移能斷則邪無由惑能密則事無由變斯安危之所繫惟陛下深念之

冬十月葬莊獻明肅皇后莊懿皇后于永定陵

詔定祔廟禮翰林侍讀學士宋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故事請別築宮乃作奉慈廟以奉二后神主

張士遜楊崇勳明道元年為樞密副使免以呂夷簡同平章事宋綬參知政事王曙為樞密使王德用蔡齊為副使

士遜與崇勳宴飲期上莊懿太后册不至中丞范諷劾之俱罷夷簡遂復相

十一月薛奎罷

奎以疾罷踰年卒奎謀議正直或志不伸歸輒歎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仰慙士人俯愧後世爾尤善知人范仲淹龎籍明鎬字化基密州安邱人自為吏

臺官職司糾舉若由相臣汲引則心存瞻顧必致共效寒蟬且以朝廷言路為政府市恩之地植黨樹私觧將無所終極仁宗此詔達政體而持法紀實正本清源之道

妻之於夫亦猶臣之於君予之

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

詔宰相毋得進用臺官

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帝曰祖宗法不可壞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乃詔自今臺官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廢皇后郭氏謫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

時尚美人楊美人俱得幸數與皇后忿爭一日尚氏于帝前有侵后語后不勝忿批其頰帝自起救之誤批

於父曰妻批夫而無罪則臣批君子批父亦可不罪乎仁宗之失在於寵二美人使之與后忿爭既爭而相鬭又失之自起相救耳然既已批及帝頰則罪在后矣即誤亦不可而況實閒之秘所云誤者出諸誰口然則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又可誤批乎

帝頸帝大怒内侍閻文應因與帝謀廢后且勸以爪痕示執政帝以示呂夷簡告之故夷簡有憾于后遂主廢黜之議帝猶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帝意遂決夷簡先敕有司毋得受臺諫章奏乃詔稱皇后願入道封淨妃玉京冲妙仙師居長寧宫臺諫章奏果不得入于是中丞孔道輔率諫官范仲淹孫祖德(字延仲濰州北海人)宋庠(本名郊字公序祁之兄)劉渙御史蔣堂郭勸(字仲褒鄆州須城人)楊偕

仁宗不能明正大義抵之以罪而顧謀之宦官謀之執政以至議論紛然道輔仲淹反以黜而得名所為不益可笑哉

字次公坊州中部人馬絳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廢願賜對盡所言殿門闔不為通道輔叩鐶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臣言尋有詔令夷簡諭以皇后當廢狀道輔等至中書語夷簡曰大臣之于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大臣當導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德為法邪夷簡不答即奏言伏閤請對非太平美事遂黜道

輔知泰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罰金仍詔臺諫自今毋相率請對明日道輔等趨朝欲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聞詔乃退道輔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天下皆以直道許之僉書河陽判官富弼（字彥國河南人）言朝廷一舉而兩失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等不聽（後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帝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以命道輔自是在廷皆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也）

（甲戌）景祐元年春正月置崇政殿說書

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賈昌朝字子明真定獲鹿人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字君倚密州安邱人等自代遂制說書日輪二人祗侯昌朝誦說明白帝多所質問

夏五月契丹主宗真幽其母蕭氏于慶州遼置故城在今巴林西北蒙古名插漢城

契丹太后訥木謹名諸弟議欲立少子重元小字字吉只聖宗次子重元以其謀白于遼主遂收太后符璽而遷之慶州七括宫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為皇太弟

八月有星孛于張翼張六星注見前翼二十二星天之樂府又主遠賓

帝以星變避殿減膳尋詔淨妃郭氏出居瑤華宮賜號冲靜元師尚美人亦廢于洞真宮入道楊美人别宅安置

王曙卒以王曾為樞密使

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損抑然喜浮圖法齋居蔬食泊如也及卒以王曾代之

九月立曹氏彬孫女為皇后

御史裏行孫沔字元規會稽人請終莊獻喪制而後行祕書丞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亦以為言不報

冬十月趙元昊寇環慶續綱目于是年七月書趙元昊反冦環慶考宋史夏國傳及東都事元昊入寇俱不係七月且入寇環慶在先稱兵報仇在後自是兩事續綱目混而為一叙次顛倒今改正再考宋史仁宗紀景祐元年十二月賜趙元昊佛經蓋是時元昊雖僭擬改元然猶遣使奉貢故禮賜如故至寶元元年上表自言稱帝本紀乃始書反今一依本紀為斷于此書冦于寶元元年書反

元昊率衆至環慶殺掠居民下詔約束之已而慶州柔遠砦宋置在今慶陽府安化縣北蕃部都巡檢嵬通嵬羌人姓通其名也

攻後橋諸堡夏人所築破之元昊稱兵報仇緣邊都巡檢楊遵與戰敗績環慶都監齊宗矩援之次節義峯在安化縣西北伏發被執久之始放還元昊雖當奉貢而車服僭擬改元開運或曰石晉敗亡號也乃改廣運是月其母衛慕氏之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殺之沈山喜之族于河遣使來告哀

乙亥二年春正月作邇英延義二閣

先是龍圖閣學士祥符中置班樞密直學士上孫奭繪無逸圖以進帝命施于講讀閣至是又詔蔡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寫

無逸篇于閤屏

貶御史裏行孫沔監永州酒務

沔上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凡在縉紳盡懷緘默乞少霽天威用存國體疏入責知衡山縣沔未知有責命復上書言事畧曰深宮之中侍左右者刀鋸之餘悅耳目者豔冶之色宸禁晝嚴乘輿天遠未見歎名名臣請問外事詢祖宗之紀綱質朝廷之得失徒修簡易之名未益承平之化又曰願推擇大臣講求古道極論精忠品藻賢哲逐刺史縣令老懦貪殘之輩以利于民罷公卿大夫諂佞詭誕之士以肅于朝簡掖庭之幽曠以求錫羨之慶抑宦侍之重任以防昵近之私書奏再責

監永州酒務

二月育宗室允讓（太宗之孫商王元份之子）子宗實于宮中

時帝未有繼嗣曹皇后居中決定大計遂取宗實入宮后拊鞠之時年四歲

李迪罷以王曾同平章事蔡齊盛度叅知政事王隨李諮知樞密事王德用韓億（字宗魏開封雍邱人）同知院事

侍御史龐籍劾三司使范諷李廸右之籍劾諷不已詔下獄置對上獨召呂夷簡與宋綬決獄夷簡素疾

諷又欲因以傾迪特寬籍而重貶諷凡與諷善者皆絀削迪遂罷知亳州迪謂人曰迪不自量恃主上之知自以為宋璟而以呂公為姚崇其待我乃如是邪當時謂籍之劾諷吏簡實陰教之

命集賢校理李照重定雅樂

時承平日久帝留意禮樂之事判太常寺燕肅字穆之青州益都人乞以王朴所造律準考定樂器帝乃命李照照言朴律準視古樂高五律視教坊樂高二律臣請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一簴可使量度權衡協和詔許

之既成帝御延福宫觀焉然照獨任所見更造新器聲極下議者非之乃詔天下有深達鍾律音者所在以聞知杭州鄭向字公明陳留人薦鎮東推官阮逸知蘇州范仲淹薦布衣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瑗逸至闕盛言照樂穿鑿帝命改作之瑗以横黍累尺及成則律圍徑與古不合而逸又獨執周禮嘉量之法請鑄量以定律右司諫韓琦字稚圭國華之子言自燕肅倡議以来言人人殊臣恐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臣竊計之不若窮作

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斯則治古之樂也可以器象求乎今西北二陲久弛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帝嘉納之詔太常仍用和峴所定樂

秋九月作睦親宅依宋史帝紀改七月為九月

上以皇族散處都城或睽燕集詔以玉清昭應宫舊地作睦親宅以處之

冬十月故后郭氏暴卒詔竄内侍閻文應于嶺南

后居瑤華帝頗念之遣使存問賜以樂府后和荅辭甚悽惋帝悔嘗密遣人召之后辭曰若再見召須百官立班受册方可文應以嘗譖后懼其復立屬后小疾帝遣文應挾醫診視數日言后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而不得其實帝深悼之追復后號以禮殮葬而停謚册祔廟之禮知開封府范仲淹劾奏文應之罪竄之嶺南死于道

詔錄五代及諸國後

以郊祀加恩故也時御史臺辟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為主簿介未至論不當求諸僞國後坐罷館閣校勘歐陽修遺書責中丞杜衍曰主簿于臺中非言事官介足求屬臺門之闕乙用言事見罷度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直可為御史今斥介而他舉亦必擇賢夫賢者固好辯又有言則又斥介而他舉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衍不能用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杜衍字世昌越州山陰人

十二月吐蕃嘉勒斯賚大敗趙元昊于河湟

趙元昊遣索諾爾擊嘉勒斯賚敗死殆盡索諾爾被執元昊自領衆攻猫牛城即犛牛城後崇寧中改名宣威在今西寧府西寧縣

北一月不下既而許約和城開元昊大縱殺戮又攻青唐今西寧縣宋初屬吐蕃謂之青唐城宗噶爾注見前帶星嶺在西寧縣故龍支城西北諸城吐蕃部將阿咱爾以兵截歸路元昊與戰敗之然兵溺宗噶爾河即宗哥河亦曰宗水源出西寧邊外東北流入湟河及饑死過半并兵臨河湟嘉勒斯賚潛移州不出元昊乃渡河插幟識其淺嘉勒斯賚潛移植深處及大戰元昊潰歸士卒視幟而渡溺死者十八九鹵獲甚衆嘉勒斯賚來獻捷詔加保順軍留後

丙子

三年春三月詔優給致仕官俸

詔曰致仕官舊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自今兩省卿監刺史閤門使以上致仕者給俸如分司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

復貼射茶法

自貼射茶法廢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益甚李諮既居政府請復行見錢法皆如天聖元年之制又命商持劵徑趨榷貨務驗實立償之錢而三說之法廢縣

官自此省費矣

夏五月貶知開封府范仲淹及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字師魯河南人歐陽修于外詔戒羣臣越職言事

仲淹以吕夷簡執政進用多出其門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之事仲淹進曰洛陽險固而汴為四戰之地太平宜居汴即有事必居洛陽當漸廣儲蓄

繕宮室帝以問夷簡夷簡對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乃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變大抵譏切時弊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禍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夷簡訴仲淹越職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上言仲淹以議刺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意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麄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

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請改前命疏入坐落職監筠州（唐置今江西瑞州府是）酒稅館閣校勘尹洙上疏曰仲淹忠亮有素臣與之義兼師友則是仲淹之黨也臣不可苟免夷簡怒斥監郢州酒稅館閣校勘歐陽修貽書責司諫高若訥（字敏之并州榆次人）曰仲淹以非辜逐君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怒上其書修坐貶夷陵（注見前）令于是御史韓縝（字玉汝億第六子）希夷

簡旨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從之

時朝士畏宰相無敢出送仲淹者獨龍圖直學士李紘集賢校理王質出郊飲餞之或以誚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館閣校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譽仲淹靖洙修而譏若訥都人相傳寫鬻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歸張于幽州館

李紘字仲綱昌齡從子王質字子野旦第三子

秋七月置大宗正司

以宗室允讓領之時諸王子孫衆多既聚居睦親宅詔于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遺失

冬十月契丹初殿試進士

契丹主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于廷遂大宴

十一月皇太后楊氏崩諡章惠祔葬永定陵

十二月趙元昊侵回鶻取瓜沙肅州注見前元昊既悉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注俱見前又取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即堡鎮號為州洪州以洪源谷名在今涼州府平番縣定州即定遠鎮注見前威州即威振堡在今寧夏府平羅縣龍州今榆林府靖遠縣之龍州堡仍居興州元昊改靈州為興州是州為興州以為興慶府阻河黄河也依賀

蘭山在今寧夏府寧朔縣西元和志其山樹木青白望如駮馬彼人呼駮馬為賀蘭故名為固

地方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六監

軍司委酋豪分統其衆軍兵總計五十餘萬發兵則

以銀牌召部長自製蕃書形體方正類八分以教國

人紀事初華州有二生曰張曰吳者久困場屋薄遊塞上聞元昊有意窺中國遂叛而往即其都

門之酒家劇飲終日引筆書壁曰張元吳昊來飲此

邏者執之元昊責以入國問諱之義二人大言曰姓

尚不理會乃理會名耶時元昊用中國賜姓二人故

云元昊㥄然異之日尊寵用事凡夏人立國規模入

寇謀畫皆二人所導也

丁丑四年春二月祠赤帝于宫中

初乾德中太常博士聶崇義言皇帝以火德上承正統請以赤帝為感生帝每歲正月别壇而祭至是以祈嗣乃置像宫中祠之

夏四月吕夷簡王曾宋綬蔡齊罷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韓億程琳石中立字表臣熙載子叅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王鬷字總之趙州臨城人同知院事

初夷簡事曾甚謹曾力薦為相及曾復入中書位反

居下而夷簡任事久多所專決曾不能堪議論間有異同遂力求罷帝疑之問曾曰卿亦有所不足邪時外傳夷簡納賂曾因及之帝以問夷簡夷簡乞置對遂交論帝前而曾語亦有失實者求去益力夷簡亦乞罷時曾與蔡齊善而夷簡善宋綬惟盛度不得志于二人而性猜險每有所議依違其間及是帝問度曰曾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心事臣不得知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帝從之曾

薦蔡襄簡薦綬于是四人俱罷而度獨留

冬十二月地震

京師及定襄并代忻州皆震而并代忻尤甚壞民廬舍壓死者二萬二千餘人傷者五千六百人直史館葉青臣（字道卿蘇州長洲人）上言京師地震及大河之東彌千五百里誠大異也陛下泰然不以為異徒使內侍四方崇佛事修道科非所謂消復之實也頃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政者將二

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

降鑒善應來集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

戊寅寶元元年春正月戊戌朔日食續綱目不書今依宋史天文志補詔

求直言

時有衆星西北流雷發不時下詔求直言大理評事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孫言臣覩國史祖宗日日視朝旰昃方

罷猶坐後苑門名對白事者委曲詢訪今陛下春秋

鼎盛實宵旰求治之秋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

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于祖宗之時府庫匱竭斂科無虛日此用度不足也二者誠國大憂願陛下因此災變修已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舍燕安放優諧近習之纖人親剛明鯁直之良士以思永圖疏入詔復曰御前殿

三月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免

隨為相無所建明而數與堯佐億中立爭事會災異屢見右司諫韓琦言隨堯佐中立非輔弼才億不當

以子綱為羣牧判官遂皆免琦遇事敢言切而不迂在諫垣前後凡七十餘䟽

以張士遜章得象字希言建州浦城人同平章事王曙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參知政事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

得象為翰林學士時莊獻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待之或不交一言帝聞而器之至是謂曰向者太后垂簾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

所阿附且未嘗干請今日用御職由此也博文尋卒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　張觀字思正絳州絳縣人

冬十月詔戒百官朋黨

范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仲淹復用遽誣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中外論薦仲淹者衆帝以其涉朋黨下詔戒之

趙元昊殺其叔父山遇遂反

元昊遣使請五臺供佛以窺河東道路既還與諸酋

山遇以勸沮元昊叛謀不見聽納拏叅欵降且既至中國投誠詣難復歸故土郭勸即當馳奏朝廷撫綏安輯並覘其虛實益謹邊防顧乃執還夏人聽其戕害既失招徠之義並疎禦敵之方雖元昊逆跡早萌不因此而生釁而稱兵之速勸實促之當

歃血約先攻鄜延欲自靖德（當作德靖故城在今延安府保安縣）塞門砦（在今延安府保塞縣）赤城路（在今平涼府崇信縣）三道並入其叔父山遇數勸元昊勿反不聽山遇遂挈妻子來降知延州郭勸執還元昊元昊殺之遂稱帝改元天授禮法延祚國號夏遣使奉表有云望許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敢竭庸愚常敦歡好

十一月沂公王曾卒（謚文正）

曾性資端厚在朝廷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不

日朝廷未聞加以譴責何耶

敢干以私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謂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爾曾曰恩欲歸已怨將誰歸耶仲淹服其言及卒贈侍中曾無子皇祐中其弟子融援唐元宗題裴耀卿碑額例請帝親篆其碑許之題曰旌賢大臣賜碑目曾始

十二月京師地震

以夏竦為涇原秦鳳安撫使范雍為鄜延環慶安撫使經畧夏州

時鄜延路奏趙元昊反故有是命已而移竦知涇州

見味狀敵如虎
意在株守而不
在征討邊事安
得不壞朝廷既
知其怯何不選
將易之而聽其
姑息貽害邪即
其所條十事亦
係臨渴掘井之
謀且止為防守
計惟籍嘉勒斯
賚之力以當夏

與雍俱兼經畧使又命天章閣待制龐籍體量體察量度也陝西諸籍就竦計事竦上疏以為德明元昊相繼猖獗今若不較主客之利不計防守之便而輒議追討非良策也因條上十事一教習彊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嘉勒斯賚并力破賊四度地勢險易遠近砦柵多少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以備城守八併並邊小砦以完兵力九聽關中民入粟贖罪以贍邊計十損並邊冗官冗官以紓饋餉朝廷多采用之然是時邊臣方議征討多以竦為怯

人吏不免於示弱而廷議多采用之其不能振作有為亦可知矣

加吐蕃嘉勒斯賚保順節度使

自西涼為李繼遷所陷巴勒結舊部歸嘉勒斯賚回紇多附之嘉勒斯賚居鄯州西有臨谷城（在今西寧府西寧縣）通青海高昌諸國（注俱見前）商人皆趨之以貿易由是富彊朝廷欲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因授節鉞仍兼邈州大首領尋加河西節度使嘉勒斯賚約盡力然終不能立大功

己卯　二年夏四月募民入粟實邊

五月罷王德用以夏守贇字子美守恩弟知樞密院事

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狀貌雄毅面黑頸以下白皙人皆異之言者論其貌類藝祖且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遂罷言者猶不已遂降知隨州家人惶懼而德用舉止言笑自若惟不接賓客而已

六月削趙元昊賜姓官爵

元昊表至羣臣皆曰元昊小醜出師討之當即誅滅諫官吳育字春卿建安人獨進曰天昊雖稱藩臣其尺賦斗

租不入縣官且叛服不常請置之示不足責且彼已僭輿服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不報未幾下詔削奪元昊官爵絕互市揭榜于邊募人能擒元昊若斬首獻者即授定難節鉞已而元昊又遣賀永年齎嫚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置神明匣留歸孃族而去歸孃族蕃部名

詔省浮費

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命近臣及三司議省浮費右

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令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予之數裁為中制無名者罷之乃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務從簡約或欲損兵吏俸賜帝曰祿廪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揺人心宜申諭之

秋七月契丹主宗真迎其母蕭氏于慶州

蕭氏居慶州五年勸契丹主迎之以覘中國歲幣之利契丹主悔悟乃奉迎還京然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里陰為之備

冬十一月盛度程琳罷以王鬷知樞密院事宋庠參知政事

初張士遜惡琳而嫉孔道輔不附己欲并去之會開封府吏馮士元以贓敗知府鄭戩字天休蘇州吴縣人窮治之辭連度琳及天章閣待制龎籍直集賢院吕公綽字仲裕太常博士吕公弼字宗臣並夷簡子等十餘人士遜謂道輔曰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盡見上辨之道輔不悟入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以道輔朋附怒于是

度琳俱坐免度出知揚州琳知潁州籍等並被黜罷士元流海島道輔亦出知鄆州道輔始知為士遜所賣發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夏人寇保安軍宋置今延安府保安縣是巡檢指揮使狄青字漢臣汾州河西人擊敗之

青初以善騎射為騎御散直從西征戰安遠本蕃部舊砦在延安府安塞縣北諸砦皆克捷臨敵披髮帶銅面具出入賊中皆披靡莫敢當至是元昊寇保安軍鈐轄盧守懃字君錫開封祥符人使青擊走之以功加秦州刺史帝欲召見

問以方畧會賊寇渭州命圖形以進

庚辰康定元年春正月丙長朔日食

先是司天楊惟德請移閏于庚辰歲則日食在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乎不許至是諫院富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食執政不可弼曰萬一契丹行之豈不為朝廷羞既而聞契丹罷宴帝深悔之

元昊寇延州執副總管劉平字士衡開封祥符人石元孫字善長守信孫

平死之續綱目作劉平石元孫戰歿考平與元孫同被執而平死節元孫留賊中不得並書戰歿今改書

二月號范雍知安州

延州當夏人出入之衝地闊砦疎土兵寡弱又無宿將雍請益師不報未幾元昊詐遣人通欵于雍雍信之不設備既而元昊引兵攻保安軍破金明砦本隋金明縣宋改為砦故城在延安府安塞縣執都監李士彬延州金明人父子乘勝至延州城下雍令石元孫出戰又以書名劉平于慶州平督騎兵先發步卒繼進夜至三川口宜川延川洛川之口也在

西十里止營（今安塞縣北）時鄜延都監黄德和巡檢万俟政郭遵（開封人）分屯外境雅皆名還為援平與之合步騎萬餘東行五里許與賊遇遵擊退之賊蒙盾而陳官軍復奪其盾殺獲及溺死者近千人日暮賊以輕兵来薄官軍小却德和望見遽率麾下走保西南山衆從之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語曰當并力抗賊先何先奔德和不從驟馬逼赴甘泉（唐縣令屬延安府）平遣軍校遮留得千餘人轉鬬三日退保西南山立

金明砦之敗由於范雍庸懦無

柵自顧夜四鼓賊環營呼曰如許殘兵不降何待平旦賊自山四出合擊絶官軍為二平遂與元孫俱被執平不食數駡曰何不速殺我遂遇害元孫留賊中會大雪賊解去延州得不陷德和既遁輒誣平降賊詔殿中侍御史文彦博字寬夫汾州介休人即河中置獄問狀德和坐腰斬雍貶知安州朝廷不知孫元未死詔與平俱贈官後元昊歸欵縱元孫歸諫官請斬塞下以賈昌朝奏貸之安置全州以夏守贇為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內侍王守忠為都

備自當慎簡幹才代將以叶師貞用非其人雖置鈐轄何益況奄寺在軍小則沮撓掣肘大則齟齬債轅終唐之世弊患百出仁宗何亦踵前車覆轍邪

鈐轄

知諫院富弼言唐之衰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鈐轄與監軍無異昨用夏守贇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除越職言事之禁

西事日擾括畿內京東西淮南馬詔諸路轉運提刑訪知邊事者以聞又詔樞密同宰臣議邊事出內藏緡錢八十萬陝西糴軍儲釋寇所至州縣罪並免夏

稅時禁越職言事富弼因論日食謂應天變莫若通
下情帝嘉納之于是盡除其禁許中外臣庶上封章
言朝政得失
命知制誥韓琦安撫陝西
琦使蜀歸論西師形勢甚急即命安撫陝西琦言范
雍節制無狀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
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當族
帝從之召范仲淹知永興軍

三月王鬷陳執中張觀免以晏殊宋綬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字繼長溥之孫）同知院事

天聖中鬷使河北過真定時曹瑋為總管鬷見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鬷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嘗使人以馬榷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少子元昊年方十歲諫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而以資鄰國易不急之物已為非策又從殺之失衆心矣德明從之吾嘗使人覘元昊狀貌異常他日必為

邊患竦未以爲然比再入樞密元昊果反帝數問邊
事竦不能對及劉平戰歿議刺鄉兵久未決帝怒遂
與執中觀同免竦始歎瑋之明識

夏五月張士遜致仕以吕夷簡同平章事

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建明諫官以爲
言士遜不自安上章請老詔以太傅致仕宰相得謝
自士遜始

以夏竦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詔

夏守贇王守忠還

守贇庸怯寡方畧詔與王守忠赴闕以竦等代之仲淹

上言今邊城之備十有五七關中之備十無二三若昊賊深入乘關中之虛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為今之計宜嚴戒邊備使持久可守充實關內使無虛可乘寇至邊城清野不得大戰關中稍實不能深入二三年間彼自困弱此上策也今邊城請五路入討臣恐承平歲久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國之安危未可知也已而元昊陷塞門砦執砦主高延德以去又陷安遠承平二砦著作佐郎張方平上平戎十策其畧以為宜屯重兵河東示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臣呂夷簡雖善其策而不果行承

平砦在延安府安定縣北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邉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于是大閲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大范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

勞苦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戶租稅就輸之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之十三他所減不與去聲詔以為康定軍仲淹又修承平永平等砦永平砦在延安府延川縣西北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斥堠城十二砦于是羌漢之民相踵歸業

九月元昊寇三川諸砦三川砦宋置在平涼府固原州東南環慶副總管任福字祐之開封人攻其白豹城在今慶陽府安化縣北克之

元昊寇三川諸砦韓琦使任福領兵七千聲言巡邊

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餘積而還

鄜州將种世衡字仲平放兄子城青澗本寬州壘宋建城金升為縣今屬綏德州時塞門諸砦既陷鄜州判官种世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城請因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銀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次來爭世衡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至石不及

莊獻垂簾之際請謁盛行無恥者至援劉美家婢干進朝政溷亂極矣仁宗益深鑒其弊故一

泉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以濟城成賜名青澗以世衡知城事世衡開營田募商賈通貨利城遂富實

冬十月詔内降升遷者執奏

先是韓琦言祖宗于賞罰任使必與兩省大臣升朝公議自莊獻垂簾遂有假托因緣或于内中下表或口為奏求以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蠧壞綱紀為害至深臣乞自今于凡因緣陳乞者即降出姓名并為

閒韓琦之奏即禁皇族及命婦等非時入內復許執奏內降升遷誠得杜漸防微之要矣

奏求入並重行貶責則聖政無私朝規有序矣帝嘉納之詔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至是復詔凡有內降升遷及差遣者許執奏

十二月鑄當十錢

助邊費也

辛巳 慶歷元年春正月詔鄜延涇原會兵討元昊不果行

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字世良澶州清豐人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

塞外冬寒草枯賊牧放無資易於制服且逆料中國之不能冒冰雪以深入守禦必弛若乘時以攻其無備奚止事半功倍至春深則草長馬肥敵得逞其長技此主客彊弱一定之勢仲淹未能深悉邊情習見漢人之不耐饑寒遂不免為迂闊之論或

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為難杜衍亦曰儌倖成功非萬全之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由之地乞留此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出師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剉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于

賊手非計之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一或失差則平定之期轉延歲月況橫山（在榆林府懷遠縣南與延安府安定縣接界）蕃部散居亦多設堡控扼兵少則難追多則難進未見其利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堅執不可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使朝廷彊之終非巳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我兵逐路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若大軍

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其破可必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太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濠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邉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

元昊遣人至延州議和范仲淹以書諭之考宋史范仲淹傳元昊請和于仲淹在好水之戰前夏國傳在好水之戰後韓琦傳與仲淹傳畧同續綱目叙次以韓范二傳為斷今依之

元昊歸陷將高延德于延州與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為書遺元昊反覆戒諭令去帝號盡臣節以報累朝

西夏之役韓琦主戰攻而范仲

厚待之恩會元昊亦求盟于韓琦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

二月元昊寇渭州宋置治平涼唐時渭州已沒吐蕃故移置于此任福與戰于好水川今名甜水河在平涼府隆德縣東源出六盤山西南流與苦水合苦水即瓦亭水也敗死

貶韓琦知秦州

韓琦行邊至高平此宋砦在平涼府鎮原縣北非古高平城也元昊果遣衆寇渭州薄懐遠城本赤葉城明道中賜名在隆德縣東南琦乃趨鎮戎軍宋置今固原州是盡出其兵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

淹主和守議者徒見好水川之敗遂多咎琦而雖仲淹者不知任福不遵琦節制其致敗非琦所能逆料而仲淹之和終亦奚能成哉徒以通書獲罪怡笑外敵而無補于中國蓋腐儒之流畏事惡勞一聞戰則咋舌蹙額若恐矢石之及已而一聞和則

以耿傅字公弼河南人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雍邱人為先鋒朱觀武英字漢傑太原人王珪開封人各以所部從福將行琦戒令自懷遠趨德勝砦宋置在平涼府靜寧州東北至羊牧隆城在隆德縣西北即耶没雕川宋于此置砦出敵後度勢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路且曰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掠龍川在隆德縣東北遇鎮戎西路巡檢常鼎劉肅與敵戰于張家堡南敵佯北桑懌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懌合軍屯好

以為保全生靈為國遠謀彼其于國家之安危榮辱固未嘗計及也如是之人而可與之策攻戰和守之議哉

數銀泥合安能藏鴿百餘且自設伏至交鋒已將經日鴿性不耐閉氣封識過久勢將垂斃又安能復起盤飛此蓋僨敗之餘

水川朱觀武英屯籠絡川（在好水川南）相距五里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諸將已入其伏中猶不知約以翌日會兵不使夏人一騎遁詰旦福與懌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在隆德縣東與固原州接界）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格戰懌于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于是夏兵四合懌馳犯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

其殘兵悉欲歸咎于已殁之任福遂爾傳聞失實不足信也

陣中樹鮑老旗戲幢也長二丈餘懌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翼而擊之官軍大敗懌肅戰死福身被十餘矢小校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力戰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先是渭川都監趙津將瓦亭宋砦在平涼縣以瓦亭關名瓦亭關在平涼府華亭縣西北是為宋瓦亭其西瓦亭在秦州泰安縣東北騎兵三千為後繼至是與朱觀武英遇合兵拒戰王珪亦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助觀掠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不能視軍敵兵益至衆遂

潰英津珪傅皆死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發矢四射會暮敵引去得還將士死者萬三百人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至帝震悼為之旰食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于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徙知秦州

三月貶范仲淹知耀州

元昊答仲淹書以好水川之勝語多不遜仲淹對來

使焚之朝議以仲淹不當擅通書又不當擅焚之宋庠請斬仲淹杜衍曰仲淹志在招納蓋忠于朝廷也何可深罪帝乃降仲淹戶部員外郎徙知耀州未幾復徙慶州

夏四月以陳執中同陜西撫經畧招討使

時夏竦判永興軍執中知軍事議多異同故分命竦屯鄜州執中屯涇州 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兵變元昊命募得竦首者與錢三千其見輕侮如此

五月宋庠鄭戩罷以王舉正字伯中化基子參知政事任中師字祖聖任布字應之為樞密副使

中正弟河南人

庠練習典故遇事輒分別是非戩果敢任氣皆與呂夷簡不合因罷凡庠與善者夷簡悉指為朋黨斥之

秋八月元昊陷豐州注見前冬十月夏竦陳執中免

元昊寇麟府州折繼閔德扆曾孫敗之尋寇金明破寧遠

宋砦在葭州府谷縣西進圍豐州孤城無援遂陷元昊又遣兵

分屯要害以絶麟州餉道會管勾麟府軍馬事張亢

守公壽濮州人破賊于柏子砦在府谷縣北及兎毛川在葭州神木縣西北遂築十餘栅河外始固知諫院張方平言夏竦為統帥三歳于兹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殘蕩安用為統帥也今將校被斥而帥不加罪非刑賞之公乃改竦判河中執中知陜州

分陜西為四路以韓琦王沿字聖源大名館陶人范仲淹龐籍兼畧安撫招討使

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各置使琦知秦州沿

知渭州仲淹知慶州籍知延州詔分領之張方平言涇原最當賊衝王沿未愜人望不當與琦同等列不報琦上言請于鄜渭慶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武畧將帥統領訓練預分部曲遠斥堠西賊一有舉動則先據要害觀利整陣併力擊之又于賊未集之時出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招其種落築壘拓地別立經制朝廷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使行間覘賊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籍至延

州城砦焚掠殆盡籍稍葺治之命部將狄青將萬人築招安砦于橋子谷旁在延安府安塞縣西北以斷寇出入之路又使周美字子純靈州回樂人襲取承平砦王信字公亮太原人築龍安砦在安塞縣北後改名德安悉復所亡地築十一城延民以安初元昊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六百餘人約為鄉導事尋露仲淹以其反覆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為立條約諸羌皆受命自是為中國用羌人親愛之呼為龍圖老子仲淹又據要險築大

順城（在慶陽府安化縣北）度賊必爭密遣其子純佑（字天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旬日城成賊以三萬騎來戰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砦名在安北縣東北與延州榆林接界）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盜益少（仲淹在邊純佑年方冠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得其材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所向有功）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七十四